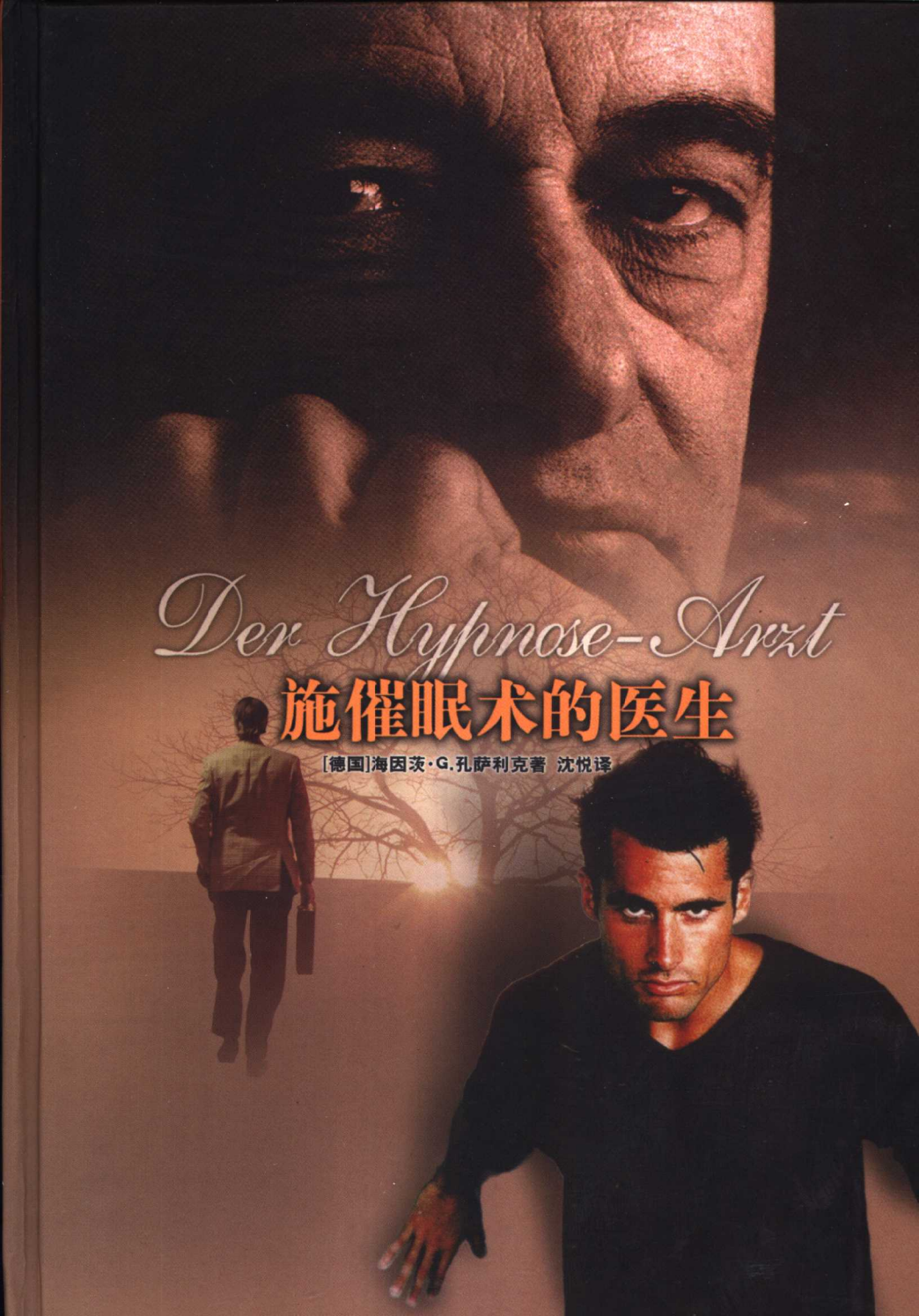




Der Hypnose-Arzt

施催眠术的医生

[德国]海因茨·G.孔萨利克著 沈悦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施催眠术的医生／(德)孔萨利克(Konsalik, H. G.)著;沈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10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名原文:Der Hypnose-Arzt
ISBN 7-80657-485-9

I.施... II.①孔... ②沈... III.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108192号

Copyright © 1999 by Gustav Lübbe Verlag GmbH, Bergisch Gladbach.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0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2000-107号

书 名 施催眠术的医生
作 者 [德国]海·G.孔萨利克
译 者 沈 悦
校 者 关 耳
责任编辑 赵燮生
原文出版 Gustav Lübbe Verlag GmbH, 1999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47号(邮编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165号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9.625
插 页 4
字 数 229千
版 次 2003年10月第1版 2003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485-9/I·376
定 价 (精装本)15.3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海因茨·G. 孔萨利克(Heinz G. Konsalik, 1921—1999)是德国最著名的通俗小说家之一。从十五岁开始,他就在报刊上发表短篇小说,显露出写作才华。中学毕业之后,他顺从父亲的意愿,去慕尼黑学医,三个学期后改学戏剧。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孔萨利克应征入伍,获中尉军衔,并被派到苏联当随军记者。战争结束后,他被关入苏联的战俘营,获释后回到家乡科隆。1952年,孔萨利克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沙漠舞女》。从此,作为职业作家,他不断辛勤耕耘,一生共创作了一百多部作品,是一名深受读者喜爱的多产作家。

孔萨利克早期的作品多以医生为主人公,以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场战争为题材,这一方面体现出他对自己为了写作而放弃的医生职业的某种怀念,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过去的那场战争给他留下了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孔萨利克写于1958年的长篇小说《斯大林格勒的医生》,通过德国军医弗里茨·伯勒尔尼在苏联的一个战俘营里的生活,揭露战争的罪恶,赞颂人性和医生的高贵品德。这部作品出版之后,在德国引起巨大的轰动,被称为“记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动人心弦的文献”。《斯大林格勒的医生》奠定了孔萨利克在德国文坛上的重要地位,也标志着他创作上的重大突破。

20世纪60年代末,孔萨利克开始把目光从已经成为历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转向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和人物,创作了一系列贴近当代现实并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的作品。例如《敲诈》、《女船王》等。这些作品不仅为他赢得了更多的读者,而且也给他带来了更大的声誉。迄今为止,孔萨利克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二十多

种文字,销售量在当今德语作品中首屈一指。孔萨利克曾经自豪地称自己为“民间作家”,这也可以说是他对自己所做的公正的评价。

《施催眠术的医生》于1999年出版,是孔萨利克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施特凡·贝克曼是一位医生,他与妻子克里斯塔一起开了一家私人诊所。与妻子克里斯塔不同,施特凡虽然受到过严格的医学专业的训练,但是没有被这种训练所束缚,他还擅长使用催眠术为一些特殊的病人治病。在一个大雾弥漫的夜晚,施特凡接到一个求救电话,及时赶到山间公路旁发生车祸的地点。但是,他发现这并不是什么车祸,而是一起谋杀事件:司机被枪击身亡,乘客被抛出车外,昏迷不醒。这名乘客苏醒之后,恳请施特凡帮助他保管散落在车子里的文件,并暗示不要让这些文件落入即将来到的警察手里。施特凡似乎被一种奇特的力量所左右,他按照乘客的要求,把文件带回家,并向警察隐瞒了自己的行为。从新闻报道中,施特凡发现他所保管的这些文件的主人是一个非常富有的银行家,名叫托马斯·林纳德,而且他的财富来自某些似乎不那么正当的交易。尽管妻子克里斯塔对林纳德有一种莫名的反感和厌恶,施特凡自己对林纳德的真实身份和行为也满心疑虑,但是,他还是身不由己地被他强烈地吸引住了。施特凡不顾妻子的竭力反对,接受了林纳德的邀请,来到他在法国南部的家里。施特凡的催眠术神奇地打动了林纳德的妻子玛丽亚的芳心,而玛丽亚的美丽和高雅气质也让施特凡产生了一种难以自制的爱慕之情。但是,施特凡无意中发现林纳德确实伙同黑手党在做非法的交易,便毅然不辞而别。

但是,从法国南部回来之后,施特凡不得不悲哀地对自己承认“一切都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他根本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施特凡更加热衷于给一些特殊的病人采用催眠术进行治疗,结果导致大多数病人对他敬而远之;他与妻子克里斯塔的关系越来越

糟,已经到了秘密分居的地步;他越来越思念玛丽亚……有一天,玛丽亚突然来了,他们终于不顾一切地相爱了。施特凡甚至不需要欺骗妻子克里斯塔,因为她早已考虑好了两人分手的计划;而玛丽亚也不需要为林纳德撒谎,因为他们的婚姻关系从一开始就仅仅是一种“兄妹式的关系”。当施特凡再次来到法国南部与玛丽亚相聚时,他惊愕地发现,林纳德为了在这里实施大规模的建筑工程计划,已经制造了几起残忍的谋杀事件,他正准备向警方告发林纳德及其同伙时,发现自己已经成为黑手党的下一个谋杀目标。他终于意识到,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他利用为林纳德治疗偏头痛的机会,用催眠术误导林纳德,让他开着直升飞机撞上山峰自杀了。最终,罪恶多端的黑手党受到法律严惩,施特凡和玛丽亚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是,施特凡始终对林纳德的死怀有深深的内疚。

《施催眠术的医生》与一般的通俗小说相比,有两个明显的区别。首先,它并不完全以叙述惊险的、引人入胜的故事为主,而是在很大的程度上致力于刻画鲜明的人物形象;其次,它具有德国文学和文化的特征,自始至终贯穿了作者对生活、社会和道德等的深思。整部小说从内容上看,包含了正义与邪恶这两个对立面之间的激烈斗争,但是,这种二元对立的关系并不是小说的焦点。法比安的父亲等人对非法投资者的抵抗以及残忍的黑手党滥杀无辜的恶行,基本上作为背景来处理的,小说的中心是施特凡和林纳德这两个复杂的人物形象,他们体现了作者对正义和邪恶之间的复杂关系所进行的反思:施特凡杀死林纳德并不仅仅意味着正义对邪恶的胜利,因为他们并不分别代表正义和邪恶这两种因素,而是在自身中混合了这两种因素。

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施特凡·贝克曼具有许多高尚的品质。他从医学院毕业之后,主动在德国最贫穷的地区开设诊所,无私地帮助为疾病所困扰的穷人。他对抚养自己的姨妈怀有无比深厚的亲情,对医学工作尽心尽职,在十几年的婚姻生活中一直保持对妻子

的忠诚……但是施特凡并不是一个圣人,他没有严格的是非和法律观念,过分相信自己的直觉和情感,身不由己地为气度非凡的林纳德和他用金钱所构筑的气派生活所诱惑,为玛丽亚的美貌所俘虏,最终他还不得不用催眠术杀死了林纳德。虽然他的行动是为了维护正义,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正如他自己所意识到的,这是在用医学犯罪,是对他自己的职业的背叛,也是对他自己的生活的背叛。换言之,施特凡在对抗邪恶的过程中,不得不采用了“邪恶的”方法,这个结局是由生活的复杂性和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共同造成的。

施特凡并不是小说中最突出的人物,因为林纳德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比施特凡更引人注目,从而最大程度地展现了作者高超的艺术才能。林纳德完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罪犯或利欲熏心的商人,他实际上拥有自己独特的生活目标和动力。林纳德曾经因为不赞成自己的合伙人的某些作为,受到他们的恐吓。当他在死亡面前思考人生时,他认为自己生活的动力就是“享受生命的乐趣”,而且这种乐趣主要来自“塑造事物”,来自对成功的追求。他认为“成功——在这个社会里意味着自身的价值得到了证明”,为了获得成功,他往往会陷入一种狂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种狂热使得他“几乎目不旁视,不顾一切”,“只认准自己的目标”。施特凡在充分地了解林纳德之后,认识到林纳德所标榜的这种动力是一种在别人或群体面前炫耀自己能力的一种冲动。这种冲动不仅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而且是极端自私自利的,极有可能对他人造成毁灭性的影响。施特凡根据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得出一个结论:林纳德之所以为这种冲动所控制,与他青少年时期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他的父亲对他的学习成绩总是不满意,还要求他具有同他的年龄不相当的勇气;他的母亲从来不拥抱他、安抚他……这一切促使他成年之后疯狂地追求成功,追求社会对自身价值的承认。但是,林纳德的追求并不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的,他个人的“成

功”从根本上看,是以牺牲道德准则为代价的。正如他的妻子玛丽亚所说:“对于托马斯来说,并不存在坏事,至少他想达到什么目的的时候,是不存在的。他毫无顾忌。他认为有不受道德约束的空间。”而林纳德本人则宣布:“我在不受道德约束的空间里表演,我允许自己有道德。”这也就是说,林纳德以自我为中心,设定了自己的道德准则,这些准则显然是一些伪道德的准则,因为在这里,判断善与恶的标准仅仅是他自身的利益。林纳德并不是邪恶的化身,但是,他的伪道德理论为邪恶的滋生提供了温床。从这个角度来看,林纳德最终的毁灭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他过分膨胀的个人意识和过分淡薄的道德观念所造成的。

在某种程度上,林纳德与施特凡其实具有许多类似的地方:他们都是能够操纵别人感觉、具有控制他人的能力的人。林纳德通过自己所掌握的金钱、权力和他对他人心理活动的敏锐洞察力达到了这一点;而施特凡则是通过他所掌握的催眠术。在小说中,施特凡和林纳德都被称为湿婆。湿婆是印度教里的主神,能摧毁万物,也能重新造就万物,所以人们爱它也怕它。林纳德和施特凡分别具有的这种湿婆一般的超凡能力,既可以用来帮助别人,也可以用于不法勾当,甚至制造灾难,因为它们能够使人与自身脱离,从而达到控制人的一切行为和意志的程度。此外,从某种角度上看,施特凡和林纳德都迷上了催眠术,他们时常处于身不由己的、“被催眠了”的地步:

催眠术的基本理论是:施催眠术时,你必须竭尽全力,千方百计去达到目的。经验和医术只是操作的前提,起决定作用的是你的个性和天才。试想:你闯入另一个人的世界,进入他的灵魂,而且你操纵了他的想像力。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必须决心去做另一个人,亲身感受病人的反应……只有你的移情能力和你的直觉才能帮助你成功。

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施催眠术的医生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必须有一种忘我的精神，他必须同病人一起接受催眠术所构造的一个新世界，或者按照施特凡的说法，就是在一个新的、虚构的生活舞台上与病人同台表演。

对于林纳德来说，催眠术似乎也非常重要，因为他一再使用比喻的方式来谈论它。林纳德曾经对施特凡承认自己如何强烈地被成功的希望所触动。他把自己正在实施的花港建筑项目的模型比做“一张女人的脸，大大的眼睛，可以施展催眠术的眼睛”。他无比兴奋地宣布：“它们也确实对我施了催眠术。我突然看到了一切。我看见了海港，我看见了山坡，我看见了房屋，我看见了新铺的街道，我看见了海上整个城市。”他描述自己的感受，就好像施特凡在实施他的催眠术：“你仿佛坐在昏暗的房间里，幻灯的强光投射到墙上，像电子输入，不，像闪电。你什么也没想，突然就有了宏图，就这么简单——从无到有。”

施特凡的催眠术其实是古老的心灵感应术与现代精神分析理论的奇异结合，它本身并不是现实存在的事物。这种催眠术与现代西方盛行的精神疗法有点类似，所不同的是，它更加神奇，更富有幻想的色彩。施特凡借助催眠术战胜了林纳德，这似乎给小说带来了一个快乐的结尾，但是，施特凡的胜利并不真的会在现实中出现，它仅仅是作者理想的折射。这也就是说，催眠术并不能够被置换成正义战胜邪恶的、真正有效的途径，它所体现的仅仅是作者的希望：即人类在存在的过程中始终怀有正义必然战胜邪恶这一信心。

在《施催眠术的医生》这部小说中，神奇的催眠术就好像一根魔术棒，赋予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某种超越现实的神秘色彩和超凡能力，同时也使得作品在情节上没有拘泥于现实，能够在最神奇的想像领域里自由地翱翔。小说在人物刻画上，注重对内心世界

的描述和分析,多处参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解释人物的行为动机。例如,施特凡之所以终于暗自做出了不来花港医院工作的决定,起因就是他的一个梦:他梦见自己来到这座新建的医院,人们从四面八方跑来欢迎他,但是,这些人都带着面具,面部表情僵化……显然,这个梦说明施特凡对于这个未来的医院感到很怀疑,不相信它真的像林纳德所说的那样完美无缺。虽然,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只能够被称为一种科学幻想式的理论,但是,它在这部小说中的运用却显得恰到好处,因为它与催眠术这个古老魔法的结合不仅给作品带来了鲜活的现代气息,而且成为塑造一位施催眠术的医生形象的有力工具。

《施催眠术的医生》在艺术上的鲜明特色还体现在它的结构布局上。小说在结构上采用了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手法,把章节和场面的转换处理成一个个画面的更替,显得非常简洁明快。小说中几个谋杀场面被处理成“无声镜头”,有效地渲染了情节的紧张和惊险气氛。这些“无声镜头”在行文上还有一个绝妙的优点,它们使得作品在结构上能够紧扣主要情节,避免了多余的解释和说明,作者不需要多费笔墨来交代凶手的身份、他的幕后主谋或者这场谋杀的策划过程等等,因为这种省略不仅没有影响小说的情节发展,反而增添了小说的神秘感和一种悬而未决的紧张气氛。

《施催眠术的医生》在许多方面深刻地揭露了当代西方金钱社会的罪恶,塑造出施特凡和林纳德这两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性和真实感;与此同时,小说着重描述的催眠术又使得这部小说保持了与现实生活的距离,维持了自己在想像的世界中的独特地位。总而言之,《施催眠术的医生》成功地在文学的想像领域里,折射出了真实可信的现实生活,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

(昂智慧)

第一章

施特凡和达克玛走在神甫、两个辅助做弥撒的男孩子以及那个拿着矿区旗子的男人后面。那是面无人问津的旗子，只有在葬礼上或矿业联合公司迁址时才可见到，而矿区“阿尔伯特二世”在十二年前就关闭了。

达克玛走得很吃力。她穿着黑色高跟浅口鞋，不时地蹙痛了脚。尽管她紧紧抓着施特凡的右胳膊，走路还是踉踉跄跄。当她看得见墓地时，她的十指几乎深深掐进他的肉里，痛得很。

“施特凡，我不能……”她抽泣着说，“我就是不能……施特凡，我觉得难受……”

他搂着她的肩。

天开始下雨了。雨点从前面飘来，打在施特凡的手上。达克玛戴了一顶黑色宽边帽，面纱垂下遮住了脸。她似乎全然没有感觉到雨点飘来。施特凡撩起她的面纱，说：“来，小姑娘，深呼吸，深深地呼吸。”

她只是看着他。他还从来没有见过她的眼睛这么大，脸色这么白，泪流满面，分不清是雨还是泪。

“我不行了，施特凡。我要吐了……”

“振作点，上帝啊。”

他知道，一星期前医生已经告诉她怀孕了。他也知道孩子的父亲是她的老板，是那家连锁药店分店的荒唐经理。他知道，她的情况很糟，他也一样。面前，六个失业或退職的矿工抬着棺材，棺材里躺着罗茜，被区里称为“弗罗施阿姨”的罗茜。对施特凡和达克玛来说，罗茜是他们的一切，曾给他们的青少年时代带来了光明

和温暖。

达克玛又踉跄了一下，施特凡忙收住脚扶住她。她抖得很厉害。他觉得脖子上全是冰冷的雨水，双手也都淋湿了。参加送葬的人撑开伞，看着他和达克玛。他们都来自米尔巴赫区，而米尔巴赫区是这城里最古老、最贫穷、因而被人遗忘的一个区。

罗茜的女友年老的马库莱特夫人，扶住达克玛的臂肘说：

“孩子，想一想，她在天国……对她来说，一切都过去了……”

施特凡看着妹妹抽搐的脸，泪水已使这张哀怨的脸变得那样绝望和可怕。睫毛膏融化了，一道道黑水淌到下巴，模糊了嘴巴，而眼睛只是在祈求，祈求着什么，而他不能给她。

“为什么，施特凡，为什么？”

是的，为什么？是在问：为什么？上帝啊，为什么你不再努力？为什么你只是失败？

春天，莱茵河又像一头野兽，淹没了大地，冲垮了铁路，冲走了桥形码头和电线杆。电视早新闻里可以看到，汹涌的莱茵河翻滚着黑浪，超过警戒水位，向上攀升，淹没了人们匆匆在屋前垒起的沙袋；可以看到记者站在齐膝深的污水里，对着麦克风进行报道，与此同时，水泵喷吐出从地窖里抽出来的一股股污水。

不过，在奥伯豪森，施特凡根本不必为此担心。那里离洪泛区够远的。上午十一点钟，是诊所忙碌的时候，妹妹达克玛打来了电话。她打电话总不是时候：诊所正与流感抗争呢！施特凡的妻子克里斯塔忙得晕头转向，上帝知道，她很少会这样。病人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肺炎、循环衰竭。施特凡站在检查台前，面前一位女病人忧心忡忡。

助手玛佳将话筒递给施特凡。一开始，施特凡一个字也没听清。后来达克玛说：“你最好来一趟，施特凡。”

“什么？”

“你必须来一趟，施特凡。”

“怎么啦？你就不能说得响一点吗？上帝啊，是的，玛佳，要写转诊单。您现在就准备吧。您填上：‘印象：宫外孕。’”

施特凡不该说这些。他说漏了嘴。当然那女病人立刻做出了反应，站起来开始呻吟。她烧得发红的脸上，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闪出万分惊恐的目光。但事已至此，她总是要知道真相的。施特凡继续说：“您去叫救护车，玛佳。是的，情况紧急。”

“医生……”病人开口了。

“马上，舒尔曼夫人。”

“施特凡……”

“达克玛！你就不能晚些时候再打来？”

“不，不行。只能从办公室打出来。”

他用手捂住话筒。“一切会好起来的，舒尔曼夫人，您不要担心。但您现在必须住院治疗。最好这样，请相信我。”

他给女病人开了止痛药，但他清楚这并不能使她摆脱痛楚。这时，女病人又在抚摸自己的肚子，那只通红粗糙的手放在泛白、隆起、硬邦邦的肚子上。施特凡看了一眼，想道，她必须转到哈瑙的妇科医院，立即躺到手术台上。他将给罗特打电话，罗特医术高明。39.6 度高烧？施特凡说，不只是他的直觉，每种症状都说明，胎儿在输卵管里开始发育了。

电话听筒里发出声响。“施特凡……”对了，当然是达克玛，她还等着呢。

“事关罗茜，”他听见电话里说，“弗罗施阿姨，情况不好！”

“她病了？”

“病了？何止是病呢！”

“什么意思？怎么啦？她在克吕格医生那里吗？”

“是的。克吕格也说，情况很糟，非常糟。你必须来一趟。”

“我来，”他回答，“我一走得开就来，我想。代我吻罗茜。”

但是，施特凡为什么没有立刻给克吕格打电话呢？这个问题，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就像一把压缩空气钻在他的头脑里轰鸣着。不管他怎样试着解释，找托辞，都没用。

确实，这段时间里，施特凡夫妇一天忙到晚。当诊所终于安静下来的时候，他俩才到厨房匆匆吞点东西爬上床睡觉。即使这样也没多大用处。身体疲倦得动弹不了，精神紧张得快要发疯了。施特凡自有镇静入睡的方法，不过他往往要揽着克里斯塔的头，等她呼吸平静，终于闭上眼睛了，自己才睡。加班加点，可以作为道歉的理由，精神紧张，却只是无力的借口。

施特凡为什么没有立刻给同仁克吕格打电话呢？

是自私、偷懒，还是疏忽、胆怯？施特凡应该自省一番。整整一年来，他几乎没有过问过罗茜的事。对此，他还曾想，谁叫她自已没和他联系呢？即使达克玛来电话求助后，他又等了三天。那么是胆怯？害怕克里斯塔的反应，害怕听到她说：“为了到你阿姨那个痢疾肆虐的窝里去，你真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面对这么多病人吗？”

“痢疾肆虐的窝”，克里斯塔对于他青少年时代的一切都很反感。她从不谈这些事，但这种缄默就像一层薄薄的玻璃。

终于，第三天，施特凡整理好行装，说：“明天我去奥伯豪森，克里斯塔。明天一早。”

“为了弗罗施阿姨？”

“是的，她病了。”

“什么病？”

“不知道。达克玛说不清。”

“是吗？达克玛说不清？上帝，那你为什么不去打听？去问问你的医生朋友，阿姨的病情是否严重。”

“严重的，”他说，“我知道。”

克里斯塔只是看着他。她是对的，即使现在他也没给克吕格

医生打电话。但是他知道，罗茜的情况很糟。

一条牧羊犬沿着生锈的栅栏跑着。栅栏里面是各种牌号的碾磨机。克罗那赫将它们排列成行。栅栏入口处的黑板上写着“机会难得，跳楼价”。不过，里面的卷帘门锁着。

二十五年前，这里除了一堆堆的轮胎外，什么也没有。在这里，米尔巴赫街的男孩子要么与阿尔伯特街的男孩子进行激战，要么与女孩子卿卿我我。栅栏上总能找到可钻之洞，四个卡车轮胎叠起来是理想的藏身之处，在那里羞羞答答地完成不太成功的初吻。只是夏天这里的橡胶气味十分刺鼻。

施特凡把车停在一块招牌旁边，招牌上写有“埃里希·克罗那赫，您在奥伯豪森的汽车伙伴”字样。他看了一眼那三面蓝色破旧的贝纶旗。现在是十点半。七点钟他就从布尔加赫出发了，路上花了三个小时，真是岂有此理，高速公路车满为患，加之烟雨蒙蒙，路况就更糟了。克罗那赫的破旧的贝纶旗在风中愉快地发出哗啦啦的响声，在淡淡的阳光下像蓝宝石闪闪发亮。

施特凡锁上了车。

米尔巴赫街窄窄的，只有右边有停车位。这里大多数人失业或退休，所以擦拭得干干净净的贵族专用车，每天只是油箱空空如也地停在人行道边闪闪发亮，还有为贵族子弟准备的坐车也是如此。这种车是在克罗那赫的建议下购买的，不过还装有什么附加扰流器和宽壁轮胎。

步行于人无害，施特凡迈开了双脚。

弗罗施阿姨住在 24 号，就是街右侧最后也是最大的那座房子，连着房子的地面一直延伸到河边。房子是施特凡的外祖父建造的，有五个房间、两个卫生间，三层楼，如果房顶下的鸽棚也算一层的话。大门台阶右侧灰色混凝土墙上刻着建造的年代：1923 年。

多年前3月的一天,施特凡和妹妹达克玛由弗罗施阿姨带到米尔巴赫街,乘着老克罗那赫的出租车,他们的课本和衣服放在行李箱里。后来施特凡·贝克曼不断地回想起,克罗那赫抓起他的背包,用力把背包带扣在他的背上,然后把施特凡的手握在自己的大手里。那天的情景,施特凡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只有几个镜头还依稀记得:弗罗施阿姨突然出现在他们父母在唐齐格街的宽敞新居里,一些陌生人站在那里压低嗓子说话;弗罗施阿姨只是取出箱子,整理行装,摇着头对这栋住宅注视了许久,几乎没有和旁人说什么话。

“真不幸,施特凡,”当时弗罗施阿姨双手扶着他的肩膀说,“你到我那儿去住吧,事情已不可逆转了。”

爸爸妈妈死了——不可复生了。爸爸妈妈死在爸爸的梅塞德斯车里,这车撞在杜易斯堡高速公路岔口的桥柱上。

这样,施特凡和达克玛住进了米尔巴赫街24号;受到姨夫克罗那赫和阿姨弗罗施的庇护。克罗那赫是个性情急躁、高嗓门的红脸汉子。而弗罗施阿姨即便是在达克玛和施特凡饿得冲进她的办公室时,也不会从打字机前抬头看一眼。此后的生活既无回忆,又无感觉。

“奥托一直后悔娶了米尔巴赫街的姑娘。可我姐姐是我们中最棒的。只是她没有勇气,我的姐姐安妮,她总是害怕……”这是弗罗施阿姨惟一的一次谈及施特凡的父母亲的情况。

当时她还加了一句:“总是不满足。有了漂亮的房子还不够,还要买梅塞德斯车。后来车有了。还有棺材,豪华棺材……”

贝克曼一面走着,一面听着自己踩在破旧的人行道上的脚步声。几年前,这里的房子差不多重新粉刷过,刷成金黄色、蓝色、绿色、粉色。但在他眼里,似乎并不存在这些色彩,他看到的仍是以前褐色的砖头和裂缝。音像商店玻璃橱窗里面的架子上,如今摆

放着恐怖色情的音像带,而在施特凡看来,放着的似乎还是炉工米勒的家用燃具。其实这店早就出售转让了。斜对面是超市、格拉尼茨基文具用品商店。街的尽头才是24号。

施特凡慢慢地走着,一步又一步。他处于另一个层面,另一个世界,过去的方方面面遮盖了眼前的现实。

所有这些商店橱窗,锃亮的轿车,以前都没有。只有那边废石场上的转轮是真实的:轮子架在生锈的支架上,以前是用来拉升运输筐的。

轮子不转了,静静地停在那里。

这儿,施特凡曾沿着街跑回家去。这儿,他曾不顾膝盖流血继续踢球。这儿,有通向24号花园的小门,门内是十平方米的草坪,草坪上有个蓝色的玻璃球。不过,蓝色玻璃球不再像以往那样闪闪发光了。该死的不祥之兆。满是尘土的玻璃球是将他猛然拉回现实的警报。

施特凡去看罗茜,总带两小盒巧克力,一盒牛轧糖,一盒樱桃夹心糖。他已经拿在手里的了,现在又放进雨衣口袋。

最后的几步,他走得很慢。他抬起手臂去按门铃,似乎需要使出浑身的力气。施特凡按了两声短的,一声长的。

没人答应。

他又按了一次门铃,最后一声是用拇指按的。

屋子里没人回答。房子、花园、街道,一片寂静。

“她病了,施特凡。”达克玛是这么说的。这话可能意味着,罗茜躺在二楼卧室的床上。即使这样,难道她连站起来走到窗边的力气都没有了?也许她吃了药,睡着了?也有可能……有很多可能性。真要命,如果现在还没人开门,他就去后面厨房的阳台。如果那里也关着,就敲碎玻璃。

施特凡由不安变得惊慌。

他不再按门铃，而是用拳头敲门。敲了一阵，他听见有锁把转动的声音。

门先开了条缝，几秒钟后，全打开了。她站在面前，穿着蓝黑格子睡衣。不过，高高竖起的领子之间的那张脸却不是她的脸。罗茜的脸是圆的，圆得像苹果，也许像只皱缩的苹果，但是这张脸？施特凡感觉到脖梗上起了阵寒意。这眼睛？即使深陷在发青的眼窝里，也是罗茜的眼睛。这脸皮看来像发黄的珍珠母，黄黄黑黑的，似乎只是绷在光秃秃的颅面上。

“施特凡，干吗敲得这么响？”

“没人开门，罗茜……”

不露声色，保持镇静，友好地微笑，当然，你毕竟是医生！可是你该怎么做？她的头发总是染得有些发蓝，卷成很欢快很可爱的小圈圈，现在到哪里去了？她的嘴唇颤抖。可是这张令人心碎的脸仍有笑意，这是老弗罗施阿姨的微笑。

“别这么看着我，施特凡！”

他没吱声。肾上腺素的激增使他口干舌燥。他站在罗茜面前，两盒夹心巧克力又拿在手里，递给她。她注视着他，摇摇头，露出可怕的微笑，以示开心。

“噢，施特凡！把这东西拿走。我不能再吃这些东西了……给达姬吧。你觉得遗憾了，是不是？我从床上起来，走到门口……”

施特凡脸上的笑容终于消失了。

罗茜转过身。走道上有两扇门，一扇通起居室，另一扇通厨房。罗茜走在前面，挪着碎步，小心翼翼，极其缓慢，似乎这地是蛋壳做的。施特凡跟着她。

她推开了厨房门。

五斗橱上的闹钟一如既往发出嘀嗒声，响亮，有力，有点无情。铺着防水桌布的餐桌上放着盛有一只香蕉的盆子。橱柜边柜